

培文·历史

GLI ITALIANI

VIZI E VIRTÙ DI
UN POPOLO

意大利人

一个民族的优点和缺点

[意] 路易吉·巴尔齐尼 著
刘万钧 等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培文·历史

GLI ITALIANI

VIZI E VIRTÙ DI
UN POPOLO

[意] 路易吉·巴尔齐尼 著
刘万钧等 译

意大利人

一个民族的优点和缺点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意大利人：一个民族的优点和缺点 / (意) 路易吉·巴尔齐尼 (Luigi Barzini) 著；刘万钧等译.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6
(培文·历史)

ISBN 978-7-301-28187-1

I. ①意… II. ①路… ②刘… III. ①民族性—研究—意大利 IV. ①C955.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52544 号

Gli italiani. Vizi e Virtù di un popolo by Luigi Barzini

© Luigi Barzini 1964

© 1997 RCS Libri S.p.A., Milano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is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Grandi & Associati.

- 书 名** 意大利人：一个民族的优点和缺点
Yidaliren
- 著作责任者** [意] 路易吉·巴尔齐尼 (Luigi Barzini) 著 刘万钧 等译
- 责任编辑** 徐文宁 于海冰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8187-1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 电子信箱** zpup@pup.cn
-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883
- 印刷者**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23.5 印张 290 千字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定 价**：6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前言

过去昭示未来，世界永远如此。现在的事和将来的事，必定曾在过去某个时间发生过。同样的事物会循环回来，但是具有不同的名称，带着不同的色彩。并非人人都能认出它来，只有聪明并勤于思索的人方能做到这一点。

——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

在欧洲有哪个国家，其人民的性格受政治变动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像意大利人这样小呢？

——奥登（W. H. Auden）（摘自歌德《意大利游记》的序言）

本书并不自命为一部科学论著，它也不像 19 世纪消闲小说那样，在开头几章就不厌其详地介绍故事将在其中展开的那个国家的国情、民情和历史状况。读者在看过本书之后可以到意大利去，将他实地遇见的活生生的人物写进自己的小说。在那里他们会或多或少地了解他们想知道的东西。意大利仍然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家，它为形形色色的冒险、

合法的与不合法的爱情、对艺术的研究、对怜悯的体验、对阴谋的策划都提供了舞台。气氛或喜或悲，既有疯狂，也有闲适，既有古典，也有摩登，一句话就是非常 dolce^①。

我打算只写下最突出的特点，采用的是最忠实的肖像画家的技法。肖像画家往画布上涂抹的每一笔都是为了表现被画者而不是画家自己。我作画的对象正好就是我的祖国；我时时感到，我好像是在画我的母亲。这项工作是最困难的。我的意大利母亲鼎鼎大名，她有光荣的过去、辉煌的成就、高贵的传统、赫奕的威名、无穷的魅力。长期以来我就了解她，赞美她，热爱她。

但是，我长大以后（像许多著名母亲的儿子一样），由于看到了她的某些习惯，我开始变得清醒起来。她的某些隐蔽的缺点使我震惊，她的腐化堕落和伤风败俗使我反感。我终于发现她并不像我年青时认为的那样白璧无瑕，这使我十分痛心。但是我只有这一个母亲，我无法不爱她。在我写作本书时，也不愿伤了她的感情。我不想不必要地令人感到痛苦，也不想忘记母亲的优点，但同时我也尽力避免恭维她，不受她魅力的诱惑，也不受自己偏爱的驱使。我决心尽可能忠实地画出她的肖像。

* * *

写作本书是困难的。如果写不十分了解的人和事，那倒要容易得多，因为没有那么多的疑虑。写自己的祖国实在是一件折磨人的工作，因为我的所知所见太多，有时我可以同样容易地证明一件事的正面又证明它的反面。种种例外情况使我困窘，我反复审查了论点，推敲了

① dolce 在意大利语中表示甜蜜、宜人、惬意、温柔等意。——译注

词句。在我年青时，热情冲动的爱国主义是当时的风尚。当我急于纠正这种偏颇时，还得当心别破坏了经久不变的合理观念。我既怕自己太保守，又怕自己太趋时，唯恐赶了新思想的时髦，追随了知识界的潮流，热衷于接受某些诱人的新理论，而这类理论可能在成书问世前就被淘汰了。

意大利人许多世纪以来创造了那么多辉煌成就，但这个民族的历史却黯淡无光，这种荒谬的脱节现象使人困惑不解。意大利出现了许多超凡轶群的著名人物，名震欧洲以至全世界。意大利的建筑师和工匠参与修建了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和列宁格勒的冬宫，意大利的艺术家装饰了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在整个天主教的欧洲，到处都有意大利人修建的教堂、辉煌的宫殿和高雅的别墅，特别是在维也纳、马德里、布拉格和华沙。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能感受到意大利建筑风格的影响。意大利风格的特点是，对建筑物外观华美悦目的重视，显然超过对实用目的的追求。在南美洲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为当地英雄修筑的华丽的纪念碑。

意大利对日常生活的小小贡献不可胜数，以致人们都习以为常而不予注意。没有 Pistoia（皮斯托亚）城就不会有 pistol（手枪），没有 Savona（萨沃纳）城就没有法文中的 savon（肥皂）这个字，没有 Faenza（法恩扎）城，哪儿也不会有 faience（彩釉陶器）。妇女头饰 millinery 得名于米兰（Milan）城；蓝布工装裤起源于热那亚，那里首先制出蓝棉布。还可以数出热那亚三角帆、那不勒斯花冰砖、罗马焰火筒、威尼斯软百叶帘、博洛尼亚大红肠、帕尔马干酪、来亨（莱戈恩）鸡，等等。意大利人为美国人发现了美洲，教会了英国人作诗、搞政治和在做买卖时要手腕，教给德国人军事、法国人烹调、俄国人演戏和跳芭蕾舞，给全世界以音乐。如果有朝一日我们的世界变成太空中的放射性尘埃云，那请

不要忘记，核武器的发明也得到了意大利科学家的重要帮助。^①

无可否认，意大利的所有天才人物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使她至少成为精神上的伟大国家，成为文化、艺术和思想的国度。只有她最杰出的儿子们和一些在意大利时时感觉像在家里一样的杰出外国人才有资格当她的正式公民。但说来奇怪，在年鉴和历史书上我们却看到了另外一个意大利，一个经历过战争和侵略、签订过条约、发生过政治动乱的实际的意大利。那些伟大的人物并没有使这实际的意大利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事实上，人们可以说，这许多精神巨人对此所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

意大利人总是喜爱那些能刺激他们感情、吸引他们注意、使他们获得赏心悦目之乐的人。他们欣赏有才能的画家、音乐家、雕刻家、建筑师、演员和舞蹈家，只要这些艺术家不要求观众有太多的才能。他们尊敬并赞美伟大的科学家，特别是当科学家的发现和理论深奥难懂时，他们就更尊敬。他们忍受和畏惧强有力的领袖，但总是为他的垮台而欢欣鼓舞。一般来说，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反对乃至嘲笑那些破除疑虑提出标新立异理论的预言家、哲学家、政治及宗教改革家、传教士、革命的科学家，以及所有各方面的杰出人物。

① 这里列举一批令人敬畏的意大利名人。先列举一下比较好，因为我假定读者对他们已很熟悉，所以后文很少提到他们。主要人物如下：圣者——圣弗朗西斯、圣卡塔里纳·达谢纳、圣贝尔纳迪诺·达谢纳、圣路易吉·冈扎加、圣托马斯·阿奎那。无赖——博尔贾家族（是西班牙人，但归化了意大利）、切利尼、卡拉瓦焦、卡廖斯特罗、卡萨诺瓦。政治思想家——但丁、腓特烈大帝、洛伦佐·德·梅迪契（“均势”论的发明者）、马基雅维利、圭恰迪尼、马志尼、加富尔。军事领袖——乔万尼·班代·内雷、拉伊蒙多·蒙泰库科利（奥军统帅）、拿破仑、加里波第。海军将领——安德烈亚·多里亚、莫切尼戈、莫罗西尼、布拉加丁、卡拉乔洛。科学家——伽利略、达·芬奇、沃尔塔、马可尼、费米。航海家——哥伦布、韦斯普奇、卡波特家族。思想家——圣托马斯·阿奎那、康帕内拉、克罗齐、维科。诗人——但丁、薄伽丘、彼特拉克、莱奥帕尔迪·曼佐尼。雕塑家——韦罗基奥、多纳泰罗、吉贝尔提、德拉罗比亚、切利尼、米开朗琪罗、贝尔尼尼。画家——乔托、波提切利、达·芬奇、皮耶罗·德拉弗兰切斯卡、佩鲁吉诺、米开朗琪罗、拉斐尔、提香、廷托莱托、提耶波罗、莫迪利亚尼。音乐家——帕莱斯特里纳、佩尔戈莱塞、蒙泰威尔迪、维瓦尔第、罗西尼、威尔第、贝利尼、多尼泽蒂、普契尼、托斯卡尼尼。这些当然只是头等人物的名字，如果再列上二三等名人，很容易写满一个小镇的电话簿。——原注

在其他国家，确实也曾有过伟大人物遭受迫害乃至被杀害的事，但哪里的迫害也不像意大利这样武断、持久和坚决。在其他文明国家，大多数英雄人物都能生活下去并得到发展，为其祖国的富强、荣誉和伟大作出贡献。一般没人认为他们是古怪疯狂，离经叛道。他们被看作光辉的榜样、民族精神的体现者和超群拔俗的开拓者。意大利却本能地压制那些试图为其人民注入伟大精神的人。马基雅维利被排斥于重要事务之外。现代思想之父维科住在阁楼上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伽利略因其思想而受到迫害，但丁、马志尼和其他许多人被流放。有的人如康帕内拉在土牢里过了大半生。有几个最可敬的人在群众的欢呼声中被杀害；布鲁诺和萨沃纳罗拉被烧死；1799年那不勒斯共和国的爱国者们被绞死；李恩佐被棍棒乱石打死。

* * *

两个意大利的同时并存提出了一些难解的问题。这样一个充满了活跃、机敏、智慧的人民的国家，为什么行动那么软弱无力，在历史上那样多灾多难呢？她在每一个世纪都遭到侵略、蹂躏、洗劫和侮辱，却毫无能力保卫自己。是意大利人怕死不敢作战吗？他们进行过的流血战争同他们更为显赫的邻邦一样多，不过常是在外国的旗帜下作战。他们死的人比外国人更多，平民被外国军队屠杀，兵士被优势的敌军压倒。他们也确实打赢过几次，但那多数是反对另一些意大利人及奥地利人的战争。其中最艰苦、最殊死的战争可能要数在阿尔卑斯山积雪里的三年半战斗。当时意大利人极其豪侠，不顾卡波雷托之役（Battle of Caporetto）的挫折，最后不但打败了奥地利人，而且打败了更为顽强的德国人。可是其余的战争他们多半都输了。决不能认为这是因为意大利人软弱、怯

懦或过于文雅，他们是极其活跃、勇敢和奋发的，常比其他人更能吃苦，更为英勇。

战争的胜负作为一种终极的考验，它不是检验作为个体的人的品质，而是检验一个民族共同努力和共同承受牺牲的能力。有一个问题在四百年前就引起了马基雅维利的注意，而我们至今还在争论不休，那就是：当欧洲其他国家完成民族统一、建成中央政府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却没有做到？这个问题可能要追溯到一些悠久不变的倾向，这些倾向十分悠久，不可能仅仅是妨碍了意大利凝聚成一个国家的偶然事件的结果。这些倾向可以列举如下：迅速而热心地接受不断变动的政治风尚和外国的征服，这使任何革命都不可抗拒而又流于肤浅，建立不起稳定的新政权；把一切法律看作无论如何也要加以克服的讨厌的绊脚石，把最好的法律搞成无能而可笑的东西，以此作为一种生存的技巧；习惯于把任何一个本地的或外国的握实权的统治者当作容易腐化的人物，认为最认真最开明的统治者也会很快腐化；确信最坚定的政权最终也要从内部腐化掉。因而，我们在各个不同时期所得到的全国政府多半都是软弱、专断和无能的。这也包括刚过去的那个极权主义的专政，它被称为“因完全无视一切法律所造成的暴政”。为什么我们这么晚才发展起现代工业和自由制度呢？为什么在其他列强将要放弃殖民地时我们才开始去征服殖民地呢？

尽管我们的坏习惯很不值得称赞，但使我们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优点和缺点却迷住了外国人。从15世纪末以来，外国旅行者毫不掩饰对我们的轻蔑，但他们从来没有停止到意大利来。许多人现在开始赞扬我们，倾听我们的声音，模仿我们，甚至羡慕我们了。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仍然善于做过去擅长的那些事情。我们确实在许多领域有了进步，但是在过去引起外国人嘲笑的那些方面，我们并没有什么可观的进步。我们并

不比过去更为忠诚可靠和守法，我们仍然组织得不好，治理得很坏。我们的爱情生活仍然放荡不羁。难道外国人不再确信他们自己的美德是最优良的吗？难道我们的缺点在当今世界上已变成了理想的优点？或者证明是求生存所必需的品质？是我们变了，还是世界上其他地方变了？意大利的优缺点到底是些什么呢？

* * *

我知道并没有什么弄清意大利国民性的可靠办法。不能去调查已死的人，也没有可以信赖的作家。意大利作家们很少描写意大利的风俗习惯，即使写到了也不很清楚。很少有几位作家是靠得住的。作家们各有其写作目的：或证明自己的主张，或提出行动的步骤，或发泄心中的不满。各人都从自己特殊的角度来写作；他们受到时代、阶级、地域、教育、政见、遭遇的局限。

然而也有三四个小小的例外，如 19 世纪诗人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opardi）。尽管这位驼背的天才人物身为贵族，住在一个偏僻的镇子上，但他所写的文章却尽力反映了客观的真实。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也写过几篇揭露性的文章。一百年前，苏黎世高等工业学校教授桑克蒂斯（Francesco de Sanctis）写过几篇关于意大利文化的文章，乃是探讨意大利国民性的钥匙。此外就不多了。莱奥帕尔迪说：“意大利人不写、也不考虑他们自己的风俗习惯，似乎他们认为这种研究对自己没有用。”外国人写的书当然是成千上万，但其中只有一位真正的权威，就是司汤达（Stendhal）。其次我看要算西蒙兹（John Symonds），虽然他严格的道德观和对教皇制度的仇视有时妨碍了他的观察。其他作者由于某些原因，对我们不是爱过了头就是恨得过分，即使在他们论述意大利的最好

的著作里，直觉的火花和正确的揭示也常常是包含在杂乱肤浅的陈词滥调、沿袭前人的先入之见、错误百出的道听途说和拼写错误的意大利文单词之中。

我从以下的事实得到了帮助：意大利人虽然没有写出他们民族的优缺点，但却时常在谈论着这些优缺点。在火车车厢中、道旁咖啡馆内、报社编辑部里，人们总在不停地争辩，而最吸引人的话题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我一生都在参加这种无休止的辩论。我听到无数的说法，但从来没有肯定的结论。不过我发现，大家本能地有一种共同认识，即有些习惯、品质、倾向、行为毫无疑问是我们特有的，我们把它叫作 cose all'italiana（意大利式的东西）。人们有时会骄傲地说出这个词，有时则会带有爱慕、嘲讽、怜悯、取乐或无可奈何的情绪，常常还带着几分气愤和轻蔑，但无论何时总含有隐隐的悲哀。

到底什么是 cose all'italiana 呢？它像一面镜子，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自己。它包括故作大方的廉价姿态、拙劣的遁词、精巧的骗术、聪敏的急智、复杂的策略、勇敢或邪恶的独特行为、引人注目的表演……这些东西无法用统计方法来显示，但它们是意大利所特有的，是不可忽视的线索。我经过探索和追寻，把它们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都仔细地综合在一起，便渐渐从中看出一个轮廓。它们显示出，什么是我们擅长的事，什么是我们办不到的事。它们显然决定了过去事情的进程，而且必将决定将来的发展。可能我们人人都逃不脱它的影响。正是这种深深地植根于民族倾向中的感情之物，给予意大利人的生活以光辉夺日和富有生气的外表，以及隐藏在这种外表之下的辛酸、幻灭与惆怅。

目 录

前言	III
第一章 和平的入侵	1
第二章 永恒的朝圣	14
第三章 迷人的魅力	43
第四章 重要的场景	62
第五章 幻觉与骗术	79
第六章 硬币的背面	106
第七章 李恩佐：好古成癖	122
第八章 墨索里尼：做戏的极限	139
第九章 现实主义和圭恰迪尼	164
第十章 对生活的探索	184
第十一章 家庭的力量	199
第十二章 成功之道	225
第十三章 南方问题	247
第十四章 西西里和黑手党	265
第十五章 福尔诺沃战役及其后果	291
第十六章 长期持续的巴洛克风格	317
结束语	345
译后记	362

第一章

和平的入侵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有大批旅游者来到意大利，其人数增长之快令人难以相信。意大利人对此既高兴又感到困惑。现在旅游的规模已达到空前的、实际上令人费解的惊人程度。在 1950 年代，每年游客数先是 800 万、1000 万、1200 万，后来是 1500 万、1700 万、1900 万，现在则已突破 2000 万大关，平均每两个半意大利人就要接待一个游客。眼下这个数目还在增加，看来只要这种情况继续发展，在十年内达到 3000 万不成问题，而且终有一天游客数将会赶上甚至超过这个半岛上的居民数。外国人是吓不退、挡不住的。他们如同一股持续不断的人流，翻山越海，不舍昼夜。他们乘坐各种交通工具，甚至还有步行的。在冬季这人流是涓涓细流，入春就涨成了河川，到四、五、六月就成了洪水暴发，冲决堤坝，一片汪洋。到九月它开始收敛，但却从不干涸。

游客来自五洲四海，有的来自历史悠久的欧美国家，有的来自新近建立的亚非国家。但大多数还是来自北方，来自庞大的、民主的、资产阶级的、工业化的欧洲和北美。现在也有些人来自最北的国家——俄国。他们组成观光团，行动起来就像部队穿过危险区，提防着抱有敌意的土著居民。他们胆小羞怯，竭力自制，就像色诺芬率领着穿过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俄国旅行者总是穿得笔挺，好像刚结婚的乡巴佬。他们的雨衣

长得盖脚背。他们看起来营养良好，称心如意，循规蹈矩。他们好像渴望获得尽量多的文化，不管是什么形式的，越快越便宜越好。他们有些像 20 世纪初勤勉的德国旅行者、威廉二世的死板臣民。

许多旅行者的本国就是名闻世界的旅游胜地，但他们还是离开本国奔往南方。他们到底是在寻找什么胜过家乡的东西呢？没有多少意大利人愿意出国旅行，无论是往东西南北。他们在异乡总会多少有些不愉快的飘零之感，真诚地确信自己家乡的胜景最为宜人。意大利的魅力首先陶醉了自己的人民，他们对家乡的风景、气候、饮食、音乐、生活永不厌倦。比如说，那不勒斯人几千年来总是为家乡景色而销魂。他们吃起家乡的实心细面条来总像头一次尝到一样津津有味。他们创作了无数歌曲奉献给自己的妇女和港湾，歌颂她们那万古流芳的美色。出国的意大利人一般是财大气粗的米兰工业家或者是已接受外国生活方式的罗马巨头，还有内阁部长、外交人员、新婚夫妇，再有就是没有继承权的人出去找工作。他们在国外全都同样思乡。他们无论到了哪里，无论是穷还是富，都会抬头寻找 *caffè espresso*（爱斯巴苏咖啡馆），而且总是盼望着归期。

旅游旺季是从六月初到九月底，这时旅游者充满了意大利一切可利用的空间。火车、汽车、船舶、饭店、大教堂、小教堂、博物馆、音乐厅、希腊和罗马的古迹、古碑旁、观景楼上……凡有美景可赏之处（导游图上画双星的地方）都挤满了外国人。我们到处都能遇到外国旅游者，往往就在我们的桌旁遇见他们，甚至有时素昧平生的朋友的朋友会出现在我们的浴室里或床上。他们还挤满了专门为他们留出来的两所大学：佩鲁贾和乌尔比诺。他们在这里学习意语，吸收灿烂的拉丁文化，谈情说爱，游泳，大吃便宜的意大利面条、橄榄油、西红柿和大蒜。美国的大学有时来此举办夏季学习班，内容是欣赏艺术，学习文明史和有关科

目。举办地点有时在佛罗伦萨附近小山顶上的古老别墅，从那里可以观赏全城景色；有时在威尼斯主运河边的宫殿。瑞典和挪威的工人俱乐部在无人居住的海滨买下一些树林地带，兴建起他们自己的俱乐部和娱乐中心。

在闷热的七八月份，本地人走光了，城里几乎全由满身汗水尘埃的外国人接管。在午睡的时间，就连驿马也在它们的草棚下睡着的时候，这些不知疲倦的外国人才终于停息下来。他们睡得到处都是：花园的长凳上，人行道的镶边石上，喷泉的围边上，古迹的旁边。他们两臂交叉，头往上一枕，就趴在咖啡馆的桌上睡着了，就睡在空瓶子、脏餐巾和刚买的纪念品中间。他们的模样真像刚打完了仗，拖泥带水，疲惫不堪。不过他们打的是胜仗，敌人逃走丢下了城池，这地方成他们的了。

我这里讲的不是那少数有经验的外国人，他们了解意大利，知道为何而来。不少人已经来过，是熟门熟路；有的人没来过，但懂得干什么和要什么。他们总是避开炎热和尘埃，少去出名的地方，如果非去不可（出名的地方一般都是最值得看的），也挑恰当的时间，在人群已散、暑气消减的时候去。他们的服装从众，普普通通。他们或爱自然，或爱艺术，或爱文化、考古和音乐。有人爱交朋友，有人喜欢去寻觅偏僻的海滩和无名的岛屿。有人宁肯多走路，也要去看少为人知的妙品杰作。有人喜欢好酒好菜，熟悉连本地也只有几个人知道、外国人还根本没有发现的饭馆。有的人意大利语说得很好，很容易就能跟本地人打成一片。我感兴趣的不是他们，他们并没有特色。我讲的是游客中的大多数，是千百万因无名的冲动而来的人们。

众多游客年年准时到来。在一般意大利人眼中，他们的到来就像自然现象一样不可抗拒，像燕子、鹌鹑、鹧鸪等候鸟的季节迁徙一样出自本能，像是游牧部落为牛羊寻找青草牧场而定期迁徙的人类学现象。在

意大利人看来，许多游客的模样都差不多，这就更加深了他们的这种印象。游客的服装过于鲜艳，好像古代的蛮族和现在的吉卜赛或柏柏尔人所穿的那样。人数众多的德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英国人和荷兰人皮肤本是浅粉色的，太阳很难把他们晒成大方的棕色，而只能晒成嫩红或者是晒出些斑点。他们热得大汗淋漓，身着尼龙衬衫，脚蹬凉鞋，鼻梁上架着墨镜，光着头或戴着廉价的草帽，草帽边上印着或绣着各城市、圣地、海滨、岛屿或其他名胜的名字。

说来奇怪，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要一进入意大利国境就感到有点乱了方寸，改变了他们的本性。仿佛是一种不可抗拒的生理兴奋控制了他们的机体，使他们忘掉了自己，也忘掉了其余的一切。这像鲑鱼逆流而上去产卵一样，是服从某种深奥的大自然的推动。世上任何地方的蜜月情侣全都是如痴如醉的，他们感到温柔的陶醉和幸福的晕眩，而在意大利，这种感觉就倍加浓厚，这不但因为他们在蜜月中，而且因为这蜜月是在意大利度过。事实上，许多普通游客也像新婚的情人一样，为新的幻想和希望所陶醉。稳重的专业人员、认真的店主、忠诚的雇员、严谨的科学家和严格的教育家、整洁的主妇、戴眼镜的老小姐、纯洁的少女、品行高尚的夫人、听话的丈夫到意大利后都失了常态，若在本国，他们可能不会如此。更准确地说，他们好像摆脱了原来分派给他们的角色和大自然赋予他们的身份，这种角色和身份忽然使他们感到反感。生活的规则变了，或者说暂时失效了。说来奇怪，有些人好像是完全或者部分地失掉了平常具有的判断力和自制力，把在大多数国家里为了生存所必需的疑虑、踌躇、慎重和对生计的操心全抛到了脑后。他们陷入各种困境。他们跟各种各样的人交朋友。他们对样样东西都死盯着看，流露出明显的喜爱、赞赏和领会的神色，至少他们原谅一切，宽恕一切，不管是好是坏，是平常的还是可厌的。他们常常轻易受骗，但是，就算受骗

了，他们也总是满不在乎。

来自北欧的游客大都爱喝酒，他们喝得多，不挑三拣四。不论是产自著名葡萄园的名贵佳酿，还是带硫磺味和木桶味的粗酒，以至为不大爱喝的人特制的甜糖浆酒，他们喝起来都一样兴高采烈。说来有趣，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只要南行一过布伦纳山口，第一件事就像通常上加油站那样，把汽车停在酒店门前进去开喝。刚一过边界，山道两旁的酒店就鳞次栉比；每家酒店都挂着熟铁打制的招牌；枝叶婆婆的藤萝架下摆着一张张铺上方格桌布的桌子；女侍者们身穿阿尔卑斯农家少妇的那种带褶长裙；样样事物都有一种迷人的童话色彩，这种色彩是这个从地理上和心理上都是半德半意的地区所特有的。德国和奥地利人在布伦纳山路上的表现就像美国人当年不顾禁令越过加拿大边界冲向第一家酒吧间一样。这种现象本身是难以解释的。德奥两国都不缺乏便宜的酒类，有土产的也有进口的。大概他们想解决的不是生理上的渴，而是心理上的渴。这可能是一种下意识的惯例，以痛饮来庆祝他们进入新的角色。就像人们在除夕夜的钟声响起时痛饮香槟一样，庆祝他们越过了精神上的边界，去追求新的希望和新的生活。

这些夏天的来客，以同样奔放的热情，不加选择地欣赏一切未必出色的游览地和他们在家乡未必愿看的东西。他们屏气凝神，乐陶陶地欣赏在罗马、米兰和斯波莱托上演的世界最好的歌剧，同样也爱听乡村里上气不接下气的小乐队的吹奏；既听维瓦尔第无懈可击的四重奏，也听空洞无力的舞曲。他们高兴地品尝名厨烧制的精美佳肴，也同样津津有味地大嚼农民的庄稼饭菜，那多半是西红柿加大蒜烧的。他们也在渔民那里吃他们的章鱼或河虾，那是在荒无人烟的河滩上用气味很重的橄榄油煎的。他们买很多东西带回家作纪念，既有别处得不到的东西，也有日本造的便宜小饰物；既有贵重的名作，也有俗气的仿造品。